
SOC. JESU
ARCHIVUM
ROMANUM
IHS

丙寅八月會課



數術

子思子曰。至誠如神。蓋必實理充積於中。而後坐炤如神。不假推測也。故禍福不易見。于善不善見之。即無知。如蓍龜而亦察吉凶之兆。舉動如四體。而亦呈得失之形。自不能掩也。明人有文云。吉凶所不敢知。善悪我可自信。禍福所推。預定邪正。我得自主。庸人所不及察者。至誠察之。惟至誠無欲。無欲則静虚。静虚則明通。未嘗以私智穿鑿。行於其間也。使有堯舜其人者出。可必其興。桀紂其人者出。可必其亡。理之自然。不煩占玩。故曰天命靡常。歸于有德。天無形。而

推知於德乎知之。左氏傳中。每多占斷之語。韓子訕其浮夸。非以盲史之誤人乎。秦漢以降。術家者流。紛紛襍出。每以占驗惑人。好事者又多怪誕其說。於齊諧之中無定見者。往往樂道之。沿及後世。更多其門。如倉頡之造字。盡于六書。未嘗于六書之外。別有他義也。而拆之以卜休咎。豈其智高出倉頡之上乎。更有河洛六壬生生等數。莫非假羲文周孔。以文其說。豈羲文周孔。固若是之卑陋乎。至宋之邵堯夫宗閩伊洛之派。學術頗正。而一撮金等數。必假其名儒者。棄置一偏。功名富貴。動輒現之。以赫奕之天命。而問之三寸之冊書。抑何昧與。且今人問數。亦以求驗耳。即以婚姻言之。

有不卜吉而聯合者乎。乃反目不和者有之。家業寢衰者有之。傷夫喪妻亡男之嗣者有之。並未嘗以應也。而必信之者何故。易曰。吉凶者。言乎其得失也。苟窮理盡性。以至于命。不問而亦吉。如溺於人欲。則動罔不凶矣。又何吉之可云乎。書曰。惠迪吉。從逆凶。今使有謀財者占之而吉。草竊者占之而亦吉。從逆甚矣。羲文周孔。固若是乎。夫畫卦本於河圖。理以起數。數以闡理。其理隱而未顯。故曰書不盡言。言不盡意。聖人尚不能明言以故。故惟安於命。修身以俟之。乃不安於命而委之數。且詢之草野聾瞽之鄙夫。而曰得失莫非有數也。其果至誠如神者耶。

数術

数術之説。因有所從来矣。自伏羲時。龍馬出河。背有五十五陰陽點。伏羲因之始畫八卦。八卦成而易之所由作也。易作而分天地萬物之数爲。迨夏禹治水。功成洛水有龜負文而出列于背有數至九。是為洛書。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。謂之洪範。洪範陳而人君治天下之法備矣。夫伏羲夏禹聖人也。河圖洛書因聖人而出也。易曰河出圖洛出書。聖人則之可見則之者。聖人也。非聖人不能則。而河圖洛書亦不出。然則天生聖人。使之治天下者也。錫之河圖洛書。寓其理於数。以與聖人啓治法之端者也。豈與俗人以趍福利之先機哉。聖人出而天道顯。聖人没而異端起。如袁天綱李淳風張果鬼谷之流。代不曾絶。假前聖則天之道。逞其小智。圖取冨貴以私其身。并各著其説曰。其数其数。欺世盗名。俾後世有術爲而圖利餬口之徒。遂群爲而起。今愚者向彼而問爲。謂之起数稍知文字者。又各創其説託袁李張鬼等名之曰。某數爲某作。某數為某傳。誑誘愚俗。新人耳目。其術窮處。雜以戯法魔術。争圖取利。愈久愈多。愈出愈恠。其大意総以河洛卦易畨籤而出。究不能探河洛卦易精微之奥。而擧世之人盡為之惑矣。蓋数者定於天。而未定於人。其冨貴貧賤禍福壽夭未及于人。則其數在天。鬼神莫能預。聖哲不能謀。豈俗人所能測哉。及既與人。則人已得其數。短則不可長。少則不可益。

又無用測矣。譬之富室有金帛錢穀。惟一主人自知其數。人莫得而測之。且不知主人將以與誰。亦不知與誰多。與誰寡。有與無與也。及既與人多寡有無已。各見其數矣。又何待測哉。至于天以富貴貧賤福禍壽夭之數與之于人。是謂天之命。命猶令也。令未出而孰能測之。譬言帝王之詔誥未下。朝臣且不得而知。官府之曉諭未布。吏書猶莫得而測也。豈天之命人反得而測之乎。其不可測也。蓋為命之無一定也。命無一定。則數不可知。故君子居易以俟。修身以俟。未嘗不信人之有命。未嘗不信命之有數。而獨不信諸術家之言也。書曰。天難諶。命靡常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非謂命數之無定哉。知命數之無定。則知諸術家

之推測為非矣。或曰。據若所論。則數之在天不可測知因矣。然古有為術數者。其所推驗歷歷響應。或載諸典籍。或在人耳目。斯又何說歟。曰。是故〔因〕有說焉。蓋天地〔道〕無私。原示人以可知之理。故古有先知聖人。不待學問而知過去未來死生禍福之道。後之聖人雖經學習。而天地之道。神鬼之情狀。亦因不知。蓋為聖人心無私累。動與天合。故天特啓其聰明。使知出明之故如此。要不用數術推測也。其外非聖人而或以數術推測而驗者。亦有故。或其心本無私欲。而事又關国計民生之大。誠感天心。天乃命神告其趨向。未可知也。或其資稟聰睿。心地復清明。灼見事理之必然。而人不聽從。必將悞事。則假鬼神之說以攝服民情。未可知也。或為邪魔所憑。將事之已萌見者。

或人心之已動者。而預告之。將以亂天道惑人心。未可知也。或有好恠之人。窮其一事之偶中。而飾之以十。取其明察之事迹。而裝成奇異。未可知也。術家之驗。約不出此四端之所料。然皆近于恠矣。孔子所以言罕命。而絕不語恠也。易之說卦傳曰。聖人之作易也。將以順性命之理。又曰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。人亦窮理盡性順性命之理而已矣。若欲因數術以窺天之數。是謂窮天之權。則天之數不可知。而獲罪于天實大矣。

辨數術

天之有數。如歲有十二月。月有三十日。日有十二時。時有刻分秒末。此數之有常。所以成變化。而貫四時。天主與人以推測之智。而敬授人時者。亦得以此。欽若昊天耳。自河圖洛書出。而伏羲作易。推人事以定吉凶。箕子陳疇。驗庶徵。以明感應。而卜以決疑之說起焉。然皆據理而論。初非有探賾索隱鈎深測遠之術也。迨漢光武。以赤伏符即帝位。而讖緯之術。紛紜于天下。天下之惑于其術者。亦不可勝數矣。至于焦延壽易林。則倣左氏傳鳳凰于飛。和鳴鏘鏘之類。皆為韻語。似讖似謠。京房易傳其說。長于災變。而明哲不足以保身。元會運世皇極內外諸篇。

一則數始于一。而成于萬。有一千五百二十。其一亦數始于一。而成于八十一。備于六千五百六十一。皆學者之所不察。而彼之大指。亦主于推衍天地之數。而未嘗以小智小術自居也。若夫求簽問答。動引鬼神觀字辨書。輒言福澤為是術者。不自知其惑人。而信是術者。不自知其為人所惑。以盲人而問道于盲毋人。吾無論矣。以不盲者而反為盲者所誑。不滋愧乎。且人之生也。窮通得失皆係于天。利害安危皆人事之所致。決非數之所由然。并非占數者之所能趨吉避凶。而天主亦不使人預知之者也。乃昧乎其理。而必稽之于數。如數果有驗。則易恒卦九三爻辭。所謂不恒其德。或承之羞。即此而推。而吉凶之數。瞭如指掌矣。尚何讖緯術數之足言哉。

數術

夫天下之事。有不辨不明者。似是而非之理也。有不辨自明者。觸類旁通之道也。吾觀數術也者。日月易理之奇與。為星卜之枝蔓也。蓋數之之說本于術家。假河洛之虛名。僞為詭秘。各立類新門者也。其辭乃借河圖之天數五。地數五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。洛書之戴九履一。左三右七。合而計四十有五。然其數雖不同。而同于奇偶之象也。至于伏羲之乾一坤八。以數位尊卑也。爻象之陰六陽九。以數定陰陽也。且天之定數三百六十五度。地之定數百千萬里。世以天之高。地之廣。猶以數限之也。豈人而獨不然者乎。是以皆受其煽惑也。嗟乎。天地萬物無靈者也。故萬物之理。則繫于數。大小輕重多寡。皆數

也。惟人為萬物之靈。而人之命繫乎上帝。死生禍福皆命也。非物之數所同然也。今人凡值禍福。或曰天命也。或曰大數也。命與數混然無分。乃世之大惑也。蓋命猶令也。出于君。則曰君命。出于父。則曰父命。出于上帝。則曰天命。人之受命也。或先貧而後富。或先富而後貧。或朱門而餓殍。或白屋而公卿。皆非定數也。書曰。天命靡常。惟德是輔。孟子曰。修其天爵。而人爵從之。伊訓曰。作善降之百祥。作不善降之百殃。是則人之禍福。乃上帝因其德慝而出此報施之命也。君子修身以俟之耳。若欲以數而推測趨避。非惟不聽命于上帝。抑且受侮慢于小人矣。嘗觀拆字者。拆一天字。有富者問訟事曰。天字乃一大人耳。當求顯官。汝必勝。有貧者亦問訟事曰。天字乃二人。笄汝。々必負。蓋以富必賄賂而勝。貧必受困而負。日後之驗可期矣。有一人問求財曰。美則美矣。得二人為伴。可保無失。意以一身孤子。恐或妻踈虞故也。有兩人偕至。亦問求財曰。二人同心。其利斷金。大獲之兆。乃諂之媚之。索其重酬也。由是觀之。彼以無稽之智巧。而誑人錢穀。人以偶中之浮談。而喜為宣播。使世之愚者驚。識者咲。數之々々法如是而已。豈非人而面受其侮乎。然數之々名。不可枚舉。而術之誕。此々皆然。若人之吉凶果限于數。又何可趨避乎。將謂上帝賞罰之權。反受制于定數。而不能施之禍福乎。試問此大數者。是誰定乎。至于易理深微。若輩豈天下之至聖。而能知幾其神乎。星卜之理。大畧如此。奚況數術之

旁門者乎。嘗聞世事每遭其悞。又何必信之哉。